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重編瓊臺藁卷十六
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范衷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于鼎

謄録監生臣夏雲霄

重編瓊臺藁卷十六

記

明　邱濬　撰

霸州廟學記

我太祖高皇帝開國建號之初元歲在戊申是秋八月
王師定元都明年冬十一月即詔相臣定學校規制條
教來上閱月頒下天下府州若縣期以嗣歲正月開設

學校時洪武紀元之次三年庚戌也霸州在勝國時隷大都路爲支郡至是更路以府而州仍隷焉州舊有學是時守臣因其舊起其廢用以應詔命邦人士甫脫干戈即得從事於俎豆詩書之習浣百年之舊染復三代之至教其土地若始離洪荒其人民若始出胞胎頓然一新非復往昔之舊矣肆我太宗文皇帝建藩于燕既而入正大統並建兩京霸州自是遂入邦畿内爲赤縣地密邇皇化凡教令之頒先天下而首得之以故士風民

俗日改月化視前代有加焉乃成化四年太原李君庭
訓來知州事始至循故事詣學宮謁先聖禮成退坐論
堂進諸生講解經傳顧瞻廟貌月就頹剝堂廡日將傾
圮大懼學政廢弛人才放失無以稱祖宗興學育才之
意而有以來寮官不事事之誚退而謀諸同知湯鑑判
官韓志良訓導王繹等議以克合乃捐已俸節冗費究
宿弊以資用度不足而又募之富民召工市材揆日興
作自大成殿以及兩廡明倫堂以及三齋下至於師生

之舍庾庫門牆之屬咸一新之凡五閲月而厥功以成
太守率師生行舍菜禮以告成於先聖畢則大會僚屬
以落之是歲九月甲子也時監察御史三山陳公奉璽
書督學事巡行至霸師生合辭請文以紀其成乃具書
遣生員孫昱代請於予粤自孔子夢奠兩楹之後中更
秦禍漢興歴高惠文景四帝至於孝武元朔五年葢八
十有三年矣而學始興雖以有宋崇儒右文之世亦必
更四君八十四年之久而後有州郡之學惟我聖祖武

功甫成而文教之興速在一二年之間霸於是時入職方僅踰期爾而遽遂得以沐浴教養之澤服儒服事文事以有絃誦詠遊之樂一何幸也始者南北相望猶四千里今又幸近在輦轂之下德澤之沾溉條教之宣敷朝發而夕至舉目而見側耳而聞跂足而可以竢其至也得之既先則其所以感發而興起之者烏可以後嗣今吏于兹師範于兹受教養于兹者其尚急所先端其本勉力以圖報稱以毋忘其所自哉是為記成化三年

高州府學記

高涼郡學興於公私力屈之時可書也天下之事動之有機用之有要為之有其方則不難於成十數年來海以北地為峝猺所侵掠民什喪其七八官府岌岌然居民上凡事一切粗具工之人亦不甚拘以文法按以故事至於學校一事尤以為不急之務視之蔑如也廣東按察副使閩里孔公韶文獨慨然太息以謂民物凋敝甚矣必欲復承平之舊觀非振作士氣固結人心不可

得已必欲作士氣結人心亦惟鼓之以其機提之以其要行之以必效之方然後庶幾焉耳學校者申明教化之所義理之所從出也所謂動之之機用之之要為之而的有可效之方其不在茲乎始公以名進士出知邊縣擢知高州府事以撫綏得宜控制有方為當道者論薦起貳憲臺奉璽書專理高雷二郡兵務然其心尤惓惓於高顧惟士氣疲苶人心渙散所以鼓而舞之萃而聚之非學非廟厥道何繇所以申明教化使民知所趨

向講明義理使民知所感發無有先於教學之事者於是節縮費用量度事宜取用於財匱之餘役力於民鮮之時其所施為措置蓋視他郡尤難焉者凡學制所當有若大成殿明倫堂從祀之廡分教之齋其規制一復承平之舊而又有加焉知高州府事豫章胡侯琳知茂名縣瓊山曾君英以書遣永福文學楊珙來求予記其成昔魯僖公修泮宮春秋不書説者謂常事爾彼春秋之世雖曰征伐盟會歲無虛月然當是時禍不及民是

以學校之修蓋未廢雖不書可也若夫今日高涼之境自夫有司不戒於其初遂馴致於田里蕭條民無蓋藏凡所以養生送死之具一切蕩盡尚何有於教與學哉於此之時有能以餘力及於教學之修可例以為常而不書哉孔公此舉可謂得其機要而必有可效之方蓋教化既修義理自明義理明則仕者知有備無患之義先事則豫防而宿戒已事則謹守而嚴持知食焉死事之義無事則與民相為心體有事則與城相為存亡為

民者知入孝出弟之義時平則服勞樹畜以事其父兄患至則衛之如手足之於頭目知尊君死長之義平居則趨事赴工以奉其長上臨難則衛之如子弟之於父兄夫然則學校之設不但聚生徒以講學育人才以需用而已詩曰既作泮宫淮夷攸服蓋理明則人心固人心固則士氣作士氣作則彼蠢然冥頑者亦將惕然感動幡然歸順矣運其機舉其要行其方而必效者孰有過於此哉於是不辭而為之書

東莞縣儒學記

嶺南人才最盛之處前代首稱曲江在今世則無踰東莞者蓋入國朝以來踰百年于兹嶺海人士列官中朝長貳臺省者無幾何人而東莞一邑獨居其多君子推原所自咸歸重於學校育才之效焉東莞縣學肇宋歷元至今凡幾廢幾修矣然皆有而未備備而弗華成化丙戌予友范君彥理來知縣事既三年振作斯文大興學校若大成殿若兩廡若戟門若靈星門若會饌堂若

齋廬若庖廚則咸新之若明倫堂若左右兩齋若觀德亭若三賢祠則修葺之若先師若四配若十哲若從祀諸儒則又飾其肖像與增塑焉規制大備文采絢耀邑人士以為自有邑學未有如此之盛者也費一出於已資與凡士夫之樂助官與民咸弗與焉於乎若范君謂之知所先務非邪荀子有言土臣報國以人蓋謂薦賢也然薦賢止於一人孰若養賢得人之為多養賢止於一時又孰若廣養賢之地以備蓄造就之使人才有無

窮之用之為多哉學校者養賢之地也今天下郡縣無有無學之處而人才之生或有焉或無焉或間有焉不能一一皆齊而東莞人才之盛獨甲於嶺南則夫異時儲積所得教道所成以為國家用者不獨在一時且將流於數世之後則范君報國之心寧有既耶爾東莞士生長是邦而游學於斯尚當興然以賢才自居期以娩休於鄉賢之先達者由是而進之唐宋諸賢使天下後世之人視今日嶺海間之有東莞亦猶曲江之在前代

也顧不偉與於是乎書以俟

梧州府縣廟學記

梧郡介兩廣閩實惟嶺海要地皇上以邊夷之不靖也命御馬監太監陳公都察院右都御史韓公平江伯陳公畀以節鉞專征之柄以總鎮兩藩地未幾平江公以召去而平鄉伯陳公實來繼之武功告成邊鄙肅清于時韓公實任總督之寄諭于衆曰武功雖可以遏絶亂略然非聖人之所尚也所以柔人心而銷輭其強梗之

氣莫若修文教修文教莫若興學校太監公聞而是之爰主其議而前後兩總戎公議皆克合一時兩廣藩臬諸公以事在梧者咸與焉於是庀材鳩工大肆興作拓其基而大之撤其舊而新之材足而良工能以勤都憲公視事之暇躬為督視衆心齊同畢力殫藝曾未踰時規制咸備中為禮殿翼以兩廡繚以周垣廣庭重門一一如制郡學峙其左邑學峙其右講誦之堂齋祭之室會食休宿之所以至於庖湢庾廥凡學制所當有者兩

皆備焉閎麗靚深為兩藩學校之冠議者謂非獨嶺以南所未有雖中州亦不多見也父老相與議於鄉曰鄉也室家之不保何有於學校士民相與議於途曰鄉也奔走之不暇何有於讀誦呻吟之聲化為絃歌棘矜之用變為俎豆伊誰之功歟是不可不知所自於是廣西按察司副使范君布政司參議黄君因衆心之所願欲者求予文以紀其實將刻諸石以垂永久竊惟有虞舞干羽于兩階而有苗格魯僖作頖宮而淮夷服孔子亦

云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則用文德以服遠其來
尚矣雖然文德之敷必在於徂征之後蓋先有以折其
氣而後有以服其心苟非大禹先有徂征之師則兩階
之間七旬之舞豈能遽格有苗於萬里之遠哉是故文
德武功必相為用又必有定所有常時而後可行之久
遠焉學校者文德所從出也於此明倫於此講道於此
同風俗於此造人才出征則於此受成振旅則於此獻
馘鄉則於此飲酒射則於此比耦與凡歲時禮節師民

讀法之類咸於此焉行之開人心忠孝之天立國家紀綱之地扶世教於不墜廣材用於無窮此先王立教之大端也若夫作士氣於委靡之餘折姦諆於萌芽之始斂強悍之氣以囿之道義之區斯又其微意所在焉公建學立廟之意其有見於兹歟予既叙其實而又竊魯人作詩頌泮水之義繫之以詩俾邦人士歌誦公之盛德永永不忘也詩曰

桓桓學宮于江之滸禮殿中峙翼以周廡左郡右邑

兩序夾輔經閣峩峩圖書之府講堂渠渠論道之所棲士有廬養賢有庾有庖有湢有庭有戶凡制所有莫不備舉室千斯楹墉百其堵式完以整鱗鱗雅雅如砥之平如翬之翥如日星之麗如枝幹之附像設維肖器用不窳有事上丁上下降俯於論鼓鐘於舞干羽麗牲有碑薦體有俎駿奔在列心虔貌僂有翼其趨十百其侶誾誾啾啾簠簋斯鼓準圓於規則方以矩容貌俁俁衣裳楚楚言笑詡詡和樂姁姁匪道

弗談匪善弗取百越之墟千祀之下士風民俗變而
中土如古鄒魯如漢潁汝揆厥所原夫豈無故曰安
陽公今之申甫柔不爾茹剛不爾吐爾飢而寒我翼
以哺爾兇而頑我礎以斧不飾而文不威而武新宮
告成四方來覩父詔其子孫承於祖相話以言銘鏤
肺腑曰今學宮昔焉草莽倐然而成莫匪神助匪惟
學宮我室我處我田我耕我子我孔今我所有孰非
公之所與公不自有歸之當宁予因民心代天作語

述此銘詩以詔終古成化十年

瓊山縣學記

孔子生於魯魯之南境則楚北境則齊當孔子時楚竟淪於蠻夷齊必一變而后僅可至魯魯聖人之鄉也亦必一變而后可以至於道焉然當孔子世魯之治化竟未聞其能於變而底於時雍之域況今去聖人之時餘二千年之久距聖人之居幾一萬里之遥者乎瓊在禹貢荒服外漢武元鼎中始入中國其去聖人之居甚遠

服聖人之教最後其於聖人之道蓋聞風而興起非有所觀感而過化者也然今日衣冠禮樂之盛固無以異於中州其視齊魯亦或有過之者豈孔子欲居九夷之志乘桴浮海之嘆豫有以定於千載之前萬里之外哉瓊山縣居郡郭下郡有瓊山譬則人身之有首面邑有學校譬則首面之有眉目也茲邑實為諸邑之首其學校亦視諸學為冠邑有學肇於宋始遷今地則在國朝洪武九年自是以來雖屢加修繕而僅取苟完無經久

討成化乙酉廣東按察副使會稽唐君質夫行部至瓊始發官貲畀知府清漳蔡君叔清修復明倫堂暨崇禮養正二齋功未就緒歲辛卯憲副豐城涂君伯輔奉璽書專鎮海南留心學校乃市旁近地以廣學基兼助其費以畢前功又剏會饌堂及號房三十間知縣事五羊梁昕預力其間訓導高涼周書專董其事既迄工以記見屬予邑人也知瓊之教事為詳說者謂瓊士未知學蓋自宋姜君弼從學蘇公子瞻始殊不然公作伏波廟

記謂自漢末至五代中原避亂之人多家於此今衣冠禮樂蓋班班然矣觀公此言則其未渡海以前已有衣冠禮樂之盛至公始益變爾皇朝洪武中姚江趙謙古則來典教事一時士類翕然從之文風用是丕變至今瓊人家尚文公禮而人讀孔子書一洗千古介鱗之陋出而北仕於中州中州士大夫不敢鄙夷之者未必無所自也謂非學校教學之功可乎今世學校所以為教者非六經孔孟之言在所擯斥三尺童子人人知性之

本善而有荀董揚韓之所不及知者豈今世童子固勝於前世鉅儒乎教素行也教行則道明推諸四海而準瓊處大海極南之陬去齊魯幾萬里而道之彰彰然著明如此是知聖人居夷之志浮海之嘆不行於當時而著於奠楹之後蓋百世可知也昔之學者不遠千里裹糧負笈以從師于遠今聖人之道與王者之化並駕而偕行隨在而有經有常說不假於辨難學有常師不假於外求居有常所不假於游從食有常廪不假於

經營今之為學者固易於古人數倍矣於此而不知所以自勉焉甚至於自暴自棄豈非聖世之棄材名教之罪人也哉予忝生是邦於邑士為鄉先達故因記學之成廣二憲副公作興之盛意而規之以言非獨儆于今且以示來者於無窮云

萬州遷學記

昔史臣紀禹貢山川而終之以聲教所至其東西北皆以地言至於南獨言其方蓋以聖人體天為治面之所

向日之所視其明德之光被初不可以地里限計也廣海居中州之南瓊又居廣海之南瓊之吏郡曰萬者又居瓊之南兹地在禹貢時固遠在荒服之外然當是時聲教所訖東止海西止流沙北止朔方今閱數十代更數千年其三方固未嘗越之而有所加也惟南則日闢日遠雖以區區四州之地去中國萬里之遥而郡縣之建學校之設與齊魯不殊豈不以南者離明之方文明之地萬物皆相見於此乎萬在前代為萬安軍附郛邑

曰萬寧皆有學國初改軍為州正統中罷萬寧縣而學
隨以廢成化壬辰衆以州學湫隘縣學之舊基則高亢
而明爽也議欲遷之適廣東副按察使凃君奉璽書專
鎮于瓊行部至萬爰主其議乃命守備指揮舒異知州
梁某董其事經始於是年某月訖工於明年某月新學
告成衆謂不可無記乃遣鄉進士魯瑁來求予文惟郡
邑有學校猶其有苑囿然儒畯在民閒譬則草木生於
原野也殊形異種叢生散處藝囿者移彼置此區别而

羣聚之栽培灌漑各順其性而不戕其生慮其不能敏成而速化也又易置其處以冀其速成使凡在吾所培植者皆足以資世用而不棄捐於人諸士子生民畯之家選入庠序為弟子員何以異此上之人所以培植滋潤之功如此其至而又擇夫高爽之處以廣所居其尚思所以挺立拔出以為向陽之草木欣欣然就陽明之光求以自異夫陰崖寒谷之所生者異時由郡圃而進於禁籞其為臺萊為桐椅為新甫栢為徂徠松為衛武

公之篆竹為召伯之甘棠為周王之棫樸使夫天下後世之人咸曰聖化自北而南日遠日盛雖遐外之地不與中州百世之下不與古先顧不偉歟

崖州學記

昔者聖人述經於詩則懲荆舒於春秋則夷吳楚所以懲之夷之者蓋以先王之道不行於其地故爾抑孰知聖人百世之後而其道又越荆楚舒吳而南數千里之遠以至于百越之墟大海之外乎孔子曰道不行乘桴

浮于海其言蓋至是驗矣凡天下郡國皆居海內惟瓊一郡頽頽居海之外而崖在前代再涉鯨波非舟楫之利涉不可以通令而釋奠之宮絃誦之所與中州等豈非聖人之道行于海之驗歟崖有學肇於宋淳祐中知軍毛奎始剏於城西元泰定中徙城東至正中又復其舊入國朝來雖屢更修葺然皆茍焉而已成化六年豐城涂君伯輔以廣東臺副使者之節專鎮兹郡按部至崖慨學宮之庳陋憫學教之廢弛乃命知州事諸暨徐君

埼拓其址而前之視舊少西凡學宮規制所當有者咸
一新之其費一出於公民弗與知規模宏敞藻繪絢耀
州人父老過者驚嘆以爲昔所未有徐守謂崖學刱於
宋歷元至今未有文學之士爲之記者以書來徵予文
記其事惟昔聖人興浮海行道之嘆而繼以從我其由
之語夫當聖人振鐸之時必欲其道之行于遠尚有頼
於賢哲之士相與佐佑之矧去聖人數千年微言絶異
端起之後予吾知聖人在天之靈固不能不望於後世

賢哲之士相與佐佑而作興之也崖自入職方千二百餘年于茲立為學校又四百年于茲聖道之行於茲土也不為不久矣然而風俗未至於純美人才未至於大振夫豈無其故歟意者佐佑而振作之者未得賢哲之士如仲由者歟今崖學幸得憲副君作興之於上而又得徐守恊力以從臾之自今而後誦說有其地休息有其所而崖之士民於此猶不知所以奮發勉勵以求漸進乎聖人之道使風俗純美而人才大振焉追原其咎

必當有任之者因書以諗焉且以示夫後之人成化癸巳冬

南海縣儒學記

王者之化與聖人之教並駕而偕行皇朝郡縣所至之處學校隨之無間于邇遐南海在中國極南之徼孔子没後二百十有六年始入中國適在儒道戹絶之世歷漢晉而隋唐至宋慶歷以後學校之制始備南海古郡也隋開皇世始以名縣縣學附于郡學西廡之下元初始徙于今所薄于民居甚隘且陋景泰初姑蘇韓公来

貳廣憲始謀拓大首徙近居民四家以地益學規畫甫
定公以擢任還朝功弗克究又若干年公自都臺出督
兩廣軍務武事既修即慨然欲畢前志乃出官帑白金
若干授藩臬二司俾左布政使張公瑄按察使甯公良
等經營之而以提學胡公榮專任其事曾未踰時凡學
校規制所當建置古昔所未有及有而未備備而或廢
壞者一旦咸截然方正窿然高大完然周緻煥然明麗
甚稱都憲公作興之盛意藩臬諸公間遣南海文學陳

玄貴書浮海來徵予記惟聖人之道放諸四海而準儒道不立則王化不行南海在秦世已入中國方是時詩書之教廢而仁義之澤竭惟刑名功利是用華夏且不有於儒而況四遠之外乎漢興始崇文教重經術以至於今中間雖或有所廢弛然未有舍學校而能作人才正風俗以成一代之治者也我高皇帝開基之三年即詔天下立府州縣學頒示規制教本孔氏六經解經必用濂洛諸儒之說踰百年于兹學制大備文教日興故

雖窮荒絶域之地前代所不能臣服者莫不皆有學校南海在前代若遐州然在今日則内地也其風俗視華夏不殊而且日趨於古人才之興日新月盛又非但文學一事能先北方之士而已也士生於斯固毅然以華夏自居而中州之士亦安敢藐然以遐外視之哉所以然者固由聖王教化積久漸漬所致亦總督大臣及藩臬諸公作興造就之功也後之遊學於斯者視其規制之備荷其教育之深可不知其所自而益思所以自勵

哉於是乎記成化八年

鳳陽府重修儒學記

二帝三王所自立之道統陵夷至於宋之季世而禮樂防決彛倫斁者幾百年天厭厥德乃生我太祖高皇帝於山河兩紀之間其建國也首即南紀之江依秦淮而立南京復欲於北紀之河依汴渠以立北京宅於二者之中據濠之會臨淮之壖立為中都既已建九重之居奉百神之祀列千官之署而首開教胄之監焉既而

定鼎金陵罷建北京之議乃於中都置留守司以鳳陽府直隸京師改國監以為府學名雖降於前而地則仍其舊也其創置之初具古天子辟雍之制今雖降為諸侯頖宮然其面勢規模既廣且大尚或彷彿其故焉則夫傾圮頹廢之餘一旦欲興舉而修復之夫豈易事哉成化乙巳四明章君銳元進求知鳳陽府事慨然以修政立教為已任月朔望詣學宮謁先師課士子顧茲學宮頹壞喟然興嘆以謂郡凡百政務孰急於此矧茲郡

實皇明鴻業所基山川人物非他州郡比於此而不用吾心烏乎用吾心於是乎謀之寮寀訊之師生與凡郡之父老攷其圖籍即其基址乃因其舊貫缺者補之廢者舉之剥落者修飾之禮殿講堂之外凡為堂者五為樓閣者各一為亭者二與夫神廚庫廩齋舍之類總若干楹經始於弘治庚戌之十一月落成則明年七月也甫成適邵武甯堅永貞來同知府事章君以永貞嘗及予門屬其書介推官廣南李渭長源求予記予惟建學

教士固有司之善政而章君之修是學也其所關係實大蓋山河兩界茲郡實居其中我聖祖於此生焉奉上天之正運承厚坤之王氣據中原之要會而一時王侯將相攀附而起者如林之立今其子孫布列中外在在而有而其根本實萌櫱于茲譬則徂徠之松新甫之柏旣已斤斧之斲削之棟明堂柱清廟楹百室以立爲百世之規制矣原其所生之地則徂徠新甫也地道敏樹土性所宜伐而復生必然之理也所以培植其根荄滋

養其萌蘖條達其枝枚灌溉而封固之俾至于成材以復其故也烏可後耶章君謂此舉政務莫急焉誠知所急也已予因其請記而竊有感焉葢堯自甲辰歲即帝位立執中之統又一千七百九十八年至周靈王二十二年庚戌孔子生作春秋以維王迹之熄又七十一年夢奠兩楹聖人既没其間一千八百餘年雖迭為廢興歷聖相傳之道統不絶如帶而文儒之教因之而說長我聖祖始紹帝堯以來執中之統明孔子以後文儒之

教王業所基實肇于斯九公十八侯與凡百辟卿士將
率師尹分閫守職者秉時奮興翼成一代之大功弘敷
百世之遠謨皆淮濠之産也昔有其人今無其人耶矧
今郡之疆界包夫宿潁壽泗諸州非但一古鍾離國也
郡之民黎實以江浙湖海之間右非但一淮泗間人也
郡之人材於六縣四州民間子弟之外而又兼育夫武
弁之冑屯營之秀則是兹學之設其所教育者豈徒一
方一郡之賢俊而已哉夫以明秀之山川膏腴之土壤

向也所封樹者惟厥土之所宜今則合四方之所産以並植焉含地氣之精液向陽明之近光受天滋之醲澤得之厚而最先林林而生芃芃而盛緜緜而久大之為棟樑小之為榱桷必直而不撓堅而莫能攻有大易棟隆之吉無鄭人榱折之虞合衆楹以共成屹一柱而獨立以扶翊裨贊我皇明之化於億萬斯年俾執中之統永延儒者之道恒明其大統會大根本皆基於此帝鄉之學焉後之莅政于兹施教于兹受學于兹者尚有感

於斯文

道南書院記

道學復明于宋起自西南而行於中州其後也復還於東南蓋天示奎文以開有宋一代文明之治生周子於道州營道縣歷四葉天子以明道紀年是歲明道生於黃州之黃陂明年伊川生大賢所生其地其時皆不偶然也二程侍其父大中公宦游南安周子適官於是承父命從學焉是則道學之興其始蓋自南也程子既長

歸北方乃以其所得於周子者教河洛之間一時南北士多從之游南方之士其尤著名者游與楊也游之别也程子未嘗無贈言惟龜山先生之行特發為吾道南矣之嘆所謂南者非道始之南也道終歸于南也嗟乎先生之歸豈但儒道隨之而南哉曾幾何時而世道亦從而南中原遂失干戈載塗雖嵩洛間人亦不復知有程學幸而奎文道脉中興於南朱子者出斯道乃大明于甌閩之間使天下後世知有聖賢全體大用之學帝

王大中至正之道萬世行之而無弊者其功大矣後之
人推原所自咸歸其功于龜山先生蓋以周程二三子
發明孔孟不傳之秘於絶學千五百年之後演斯道之
脉而延之俾常行至今者非先生之功而誰功傳曰道
待人而後行當宋運中否假使世無先生則無朱子矣
無朱子則周程以上所傳之要堯舜以來相承之緒必
至中絶其所關係豈細故也哉是以尚友古人者不徒
論其世而必表其地也謹按先生自五世祖來居將樂

初師程伯子于潁昌繼師叔子于洛得道南歸以授其徒羅仲素仲素之先豫章人也避難來居南平後徙于沙仲素於楊門獨能任重詣極以所得河洛之學授其同邑李愿中而朱子淵源實於是焉出是三先生者皆劒產也而朱子亦生劒之屬邑尤溪夫以一郡之狹四邑之小二三百里之近百年之中乃有四賢並生于一時上承下啟以延千萬年道學之脈其地蓋視東周之鄒魯也昔孔子生於魯當成周之既東乃欲興其道於

東方蓋謂魯也然而竟不得如所志惟以斯道傳其徒曾參參以傳聖孫伋伋傳於鄒孟軻氏後世稱斯文之宗必曰孔孟稱文獻之邦則歸鄒魯云方宋盛時孔孟之道大行於河洛之間是時尚未南渡也先生歸延平程子已謂其載道之南其後果有羅李二先生繼先生而起以傳其道集大成於朱子今天下家藏朱子之書人習朱子之學夫孰不知其淵源來自紫陽而聚徒講授於考亭雲谷之間以發揮程學上遡孔孟之傳抑亦

或有不知劒浦之濱九峯之麓乃朱學所從來之要會者矣苟非當路君子有以表章之夫孰知其然哉鄱陽蘇章蚤習程朱之書以明經登進士第歷官郎署來知延平府事慨然欲推所學以見於行首以化民成俗為政恒謂世之論道學所興之地必曰濂洛關閩閩八郡而分上下茲郡實居上下之中西與建境其西之趨會府者沿劒津而下東與福境其東之朝京國者泝劒津而上或往或來何莫不由於斯閩中所產士以朱子為

第一流人物而閩士所建立者以重明道學為第一等事功延平為郡雖僻而小然其所關係甚重而大如此非但有光於八郡也於是與其同寅通判府事應元徵推官王鐸圖所以厚報祀而大顯揚之者僉曰三先生於南沙將樂舊各有專祠近又於郡城北隅合而祠之毋庸致力矣今吾儕新構公宇以為朝命重臣駐節之所甫爾告成而未有名稱盍揭道南二字以為書院之榜以示八閩士民與夫四方宦游士大夫凡使節往來

及以事經行者俾知茲郡為道學重興淵源所自之地不亦韙與侯曰然遣伻來求記於予予既推原斯道所以南之故及其書院所以名者如前又為記其規制歲月日書院在府治之東廣丈十有一長十有七前為三門後為廳事中為堂最後為燕息之所前後各六楹並翼以兩廂通環以周垣經始於弘治壬子春其落成則是歲之秋八月也弘治癸丑

瓊州府學祭器記

我太祖高皇帝建國之初秩祀百神咸惟其舊獨於先師孔子之祀用木主以易塑像蓋不敢以百神例之也至於祭器之用雖郊廟之大亦惟用時器獨於天下郡縣學春秋丁祭用古禮器焉得非以天地山川之祭為人以祀神宗廟百神之祭因世以異用皆可隨時以制宜若夫先師之祭則主於明道以立教報本以復古故不容於不異邪夫禮器與樂音同一其質樂有八音而祭之器籩質以竹既質以金登質以土俎豆質以木尊罍

之屬或土或金形殊而質亦不同近世以竹木之類易
壞而或不能以堅久一切範金代之以圖其永其形則
是其質則非蓋主於用而不泥於其故茲禮所謂先王
未之有而以義起者乎瓊郡學祀舊其祭器久而廢壞
弗備成化辛卯廣東按察副使豐城涂君伯輔奉璽書
來飭兵備下車之始未遑他務首市銅鳩工博考古圖
像按其制製之其為器爵百四十而奇一簠簋七十有二
豆如籩之數簠簋各四十有四鉶十又二登五尊三總

其凡三百九十有三事費一出於官而民弗與知以明
年春二月上丁將釋奠於先師先期舍菜以告其成釁
而藏之庫春秋有事出而用之時相其成者掌海南衛
事都指揮王君璲府學教授陳君顒輩也會予以憂制
家居免喪行有日矣王君謂予出自斯學且以文字為
職業請記其數使後之人有所稽而守焉弗敢放失昔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以軍旅未學而欲告以所
聞俎豆之事惜其蔽錮而不能再問至今餘憾千載雖

然於詩有之既作頖宫淮夷攸服聖人删詩而隮之於頌其意蓋在玆歟今憲副君奉命以治軍旅之事顧能汲汲然以俎豆為先盡心力考載籍倣古制度備其器以用於崇儒重道之祀其蓋有得聖人微意於千載之下也哉是則可書非但紀其成具其數以示夫後之人也而於其設施先後之序亦可槩見於斯云

賜進士題名記

太歲上章閹茂是為大明弘治三年是年開科皇工奉

天承運賢俊登庸之第一榜也故事既賜進士第必立石太學以示久遠禮部臣以題名記請皇上以命臣濬臣於是時叨居讀卷之列而文武羣臣合辭上賀之際實與焉伏惟賀辭有曰天開文運賢俊登庸夫謂之運者氣化流轉之名有天運焉有世運焉有文運焉天運則無往不復世運則歷數相承若夫所謂文運者綜天經地緯之機顯神功化理之妙凡在宇宙間開闢以來三才之道五倫之教六經之旨萬事萬物之紀咸具于

玆匪徒圖書字畫言辭藻繪而已也蓋必天運循環否極而泰聖人應運而生握持斯世身任乎斯文在玆之責正倫理明經術以丕弘治道儲民俊而教育之掄士秀而登庸之資其彌綸參贊用人文以化成天下而文運於是乎興雖人之為而天實啟之也粤自帝堯以歲甲辰開帝王正統以闡文教歷甲辰者六十餘干支文運之遷流升降於其間者或由厄而之亨或既通而漸塞我太祖高皇帝生應昌運以歲戊申開國建基以收

中外境土載闡人文既用輿王良佐建大業垂大統以開一代文明之運然猶思所以為聖子神孫可繼之道即於次三年庚戌詔天下設科以起懷才抱德之士明年親策之於廷歲乙丑遂定為令制至是十干十二支再周天前後三十有七科矣肆我皇上亦以歲戊申繼統適符聖祖創業之年而次三年開科策士亦龍集庚戌也乃今三月望皇上御奉天殿親出制策試禮部所貢士次其甲第賜錢福等三人進士及第楊旦等九十

人進士出身祝祥等二百五人同進士出身彬彬濟濟鵠立於丹陛之下以聽鴻臚句傳揭黄榜于魏闕一日聲名遍乎天下文武羣臣公廷合辭以賢俊之名歸之為九重賀於乎名歸則責隨之賢俊之名何可當也必為一世人豪如虞廷之黎獻周室之克俊詩所詠之髦傳所稱之天民史所書之國士名臣然後足以當之不然碌碌庸庸冒賢俊之名而欲覬其登庸以享有爵禄可乎矧斯時也正當皇明千載特起之運聖神繼照

世運丁嘉斯文之運至是益㳹以大三光五嶽之氣復完人文昭宣噫慈何等氣運邪斯士也皆世所謂長才秀民傑然於衆人之中秉此氣運之盛得以所學為聖天子之所親擢將進而官使之以弘一代文明之治明良相逢上下交而其志同噫慈何等遭際耶當此氣運有此遭際乃甘於暴棄而無所建明猷為非夫也豈不負明時而玷大科哉

江都縣學進士題名記

自黄帝正名百物之後有一物必有一名然物有時而盡惟名則不恃形以立而長留於天地之間所以然者有聲音文字以寓之也聲音文字根於心出於口而具於點畫之間著于簡册刻于金石者百世猶一日也自唐以來始有題名記盛于宋而極於本朝故事凡登進士第者刻其名于石列于太學而天下郡縣士有登甲科者亦列其名于學宫焉江都揚州附郭邑自昔稱揚一益二天下州郡之盛揚州為最揚州屬邑江都為最

是以人才之生江之北淮之南者以是邑爲稱首雖然
士生民中猶人生物中也闕

豫以名進士來尹于

茲謂為政以人才為先治民以法不若以教報國以身不若以人思所以作興其人才俾其知所以奮發出而為國家之用視事未久即白于巡撫都憲張公督學御史婁君太守楊君命工甃石題前進士之名以為後進士之勸乃走書京師以記來請予故舉穆叔之言俾勸

諸貞石以示江都之士雖然德也功也言也實之謂也而能立之則名在焉有其實斯有其名徒有其名而無其實後之人將指其名而責以其實實之無而徒名之有不若無之為愈也無實之名非惟人不吾堪造物者亦將不吾堪矣可不畏哉可不勉哉

餘姚縣學進士題名記

名為天地間不朽事蓋天地間萬形皆有盡惟名也者雖因形而有不隨形而盡其為事恒不朽而長留於天

地之間是以自古聖賢形皆澌盡而其名恒彰彰故在歷百千萬世如一日然談之者不置口而聞之者猶知起敬起慕夫豈無自而然哉三代以來銘彝紀太常載載籍皆其事也然各隨其世之所重而著其名以傳之不朽自夫科目之制興而世之所重者在進士科朝廷既重之而士之得之者亦知自重往往有名於天地間者皆自此塗出也故所在學宫輒礱石為碑紀已得者氏名以為未得者勸宋以來則然矣今天下郡縣多

有之而紹興之餘姚縣獨闕焉羅山胡瀛孟登以名進士來知縣事慨然嘆曰餘姚為兩浙壯邑入皇朝百有餘年浙以東士以文魁天下者僅五人而二人者出吾邑中而辛丑一榜天下三魁而吾邑又得其二其待罪邑中適逢其會所以紀其盛而昭之遠者職也因礱石為碑具其事白郡守浮梁戴君琥適邑人張叅議琳來因具書以請記于予爰自天開地闢以至于今人生天地間何限而其氏名著五經十九史中者葢無幾嗚呼

人而得一名於天地間夫豈易哉姚邑人著名史傳者
自漢嚴光始厥後由科名發身者惟孫子秀一人列名
宋史傳中他蓋未之見焉嗚呼一邑百里之間歷數千
百年之久而垂名不朽者僅僅若此山川之秀所鍾者
止此數人邪其餘皆與草木同盡而此數人者恒昭昭
而不朽於天地間其必有所自也夫聖朝進士科視前
代加重而於掄魁之選尤重惟其為上之人所重故天
下之人莫不重之重之斯望之望之深而不副所期此

責之攸歸也孟子曰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然則有是名者紀于郡乘刻于貞石列于其學宫之中其播今而傳後非直一時在高位也形去而名存長留在天地間而不朽仁之名固假是以長存而不仁之名亦由是以長暴著不亡後之人將指其名而責其實而加之以仁不仁之稱吁可畏哉往者已過而來者續之將若之何而可董子所謂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仁者之事也立德立功立言率以是而

存諸心以共成天下國家之務是則天地間不朽之盛事也請以是代二君言爲邑人士後來者勸

重編瓊臺藁卷十六

重編瓊臺藁卷十七

明 邱濬 撰

記

重建瓊山縣治記

瓊郡得以齒中州望嶺南而世不以遐外鄙夷之者有瓊山為之屬邑也瓊山邑治倚郡郭下郡統屬邑七支郡三而瓊實為之襟喉管轄蘇文忠公所謂衣冠禮樂

班班蓋為茲邑言也矧夫民俗之醇和物產之衆多工作之瑰奇秀民奇士之騈生競爽蓋與中州不殊而其所有亦或有非中州所有者以之錯置中州諸邑閒雖不敢上擬赤縣然亦當第望緊之閒槩嶺以南則若瞠乎其後矣邑盛美若是而治事之所弗稱譬則人之軀幹魁梧膚革充盈而首面弗具焉惡得為稱哉瓊在漢為珠崖郡名縣以瓊山則自唐始有縣斯有治治之重刱於永樂閒知縣歐陽侯旭其後日就傾壓繼治者隨

時修飭未有改也天順庚辰寇起城中治燬于火涖事者葺茅以居成化丙戌五羊梁侯以同鄉人來知縣事知民之情宜其土俗上下協和慨然以興作為己任乃於其故址建視事之廳六楹其制視前脩廣有加而益以壯偉閎耀軒墀下擬古河陽雜蒔桃李諸花木旁有兩廊為吏治文書之所為楹二十一前有儀門儀門之外有大門以間計之各五樓神有祠燕賓有書院以間計之共四居吏有舍計其間凡二十有一又以外門溝

官道民來集者至無以容乃市軍營拓而廣之以達前衢植以雙表扁曰宣化而以申明旌善二亭翼於兩旁肇事於成化某年某月訖工於明年某月門闔靚深堂宇高明垣牆固周花木紛敷足以侈前規而聳後觀邑之父老幼稚與夫旁近過往之人讙相謂曰自有縣未始有也侯以予邑人叨官禁近以文字為職業寓書京師俾紀其成予諾之而未遑適予以憂制家居父老相率申侯前言予惟𤨏在前代與僭萬崖並為四州國初

始升瓊為郡而以三州隷焉昔人以邑名州而又仍其名以名郡得非以茲邑所有足以蓋夫三州六邑者哉予嘗恠吾鄉僻處遐外而海內士大夫未嘗以遐外視之評其藝文俗尚則曰海邊鄒魯誇其物貨則至目以小蘇杭焉顧仕而履其境者乃多不然匪獨遐外其人併自遐外其身何也意者海氣昏濁觸之者輒為所眩瞀迷惑而頓忘其儀刑求其存姑息之心行苟簡之政以趣目前者蓋亦甚少矣況望其營久遠之計廓宏大

之規以覆庇後人也哉縣此以觀則侯之心之政可槩見矣繼侯以治者登兹堂以臨吾民尚知所取則而不至以遐外視吾人夫然則予之記不但紀營搆志歲月而已

感恩縣海南道分司記

皇朝之制凡天下藩服皆置提刑按察司司各有分道各授以印章每道於其所部郡縣皆有分司部使者有所廵行則弭節于斯以按事焉廣東憲司分五道海南

道專部瓊州一府瓊支郡曰崖崖屬邑曰感恩舊有海南道分司僅蔽風雨甚不稱厥制成化辛卯知縣事寳安莫侯宣慨然興嘆以謂此非所以肅憲度而竦觀瞻也乃撤其舊而新之規制粗備雖其壯偉華麗比諸他郡邑若有所不逮然較之於其舊則大不相侔矣夫恩之為邑最僻而小僻則不當孔道而往來者稀小則財力不給而人不責備官于兹者往往因循苟且於其所居之廨宇尚不知加葺矧此分憲之司部使者間歲不

一臨臨亦不信宿而去臨時取具苟應一時上下恬然不以為恠莫侯乃能用心及此此其可嘉尚也夫間以書來徵予為記予惟天下之患莫大於民有隱情不能以上宣上有恕心不得以直達必有壅蔽之者然後不宣必有抑遏之者然後不達不宣則冤莫伸不達則氣愈激禍亂作矣是以唐虞盛時天子躬行廵狩之典周置撢人徇省四方漢遣掾史分制諸郡皆所以通上下之情以逆折亂萌潛銷禍本也我高皇帝於凡天下郡

縣無大小無遠邇皆設憲治以臨之是以百年之間四海之內恒如一人一身然關絡脉理周流無間掣一毛鍼一孔而四肢百骸皆應焉用此道也噫分司之建置所關係之大如此後之按節于茲者盍思其所以哉

會通河土橋石牌記

皇朝因勝國會通河故道而深廣之通江淮漕以資京師餘六十年於茲矣然地勢多變天時不常盡人事者必隨時因勢以節宣之然後盡其用而利濟於無窮焉

自河決陽武潰出張秋之後朝廷既命大臣築塞之以復其舊矣然其間猶有所壅滯之處一時任事之臣隨所在而為之防備非一所也河流經東昌府之堂邑縣境地名曰土橋其上流之㟁曰梁家鄉沿而至是十有五里下流之㟁曰戴家灣泝而至是四十有八里又三十里抵臨清縣之上㟁漕舟至此出會通而下漳御僅七八里兩輒膠於淺而不能行日集而羣聚於土橋上下十數里間舟人吽䚗推挽力殫而聲嘶望而不可至

主漕計者病焉時山東按察僉事陳君善專理其境之運道議於此建牐以積水濟舟屢言於上而弗見報會都憲翁公廵撫山東所至詢民疾苦君乃以狀上公具聞諸朝天子可之下其議於工部仍命吏部設官如常制公得請躬涖其處區畫事宜俾君專其事君計徒庸致財用授其屬東昌府通判馬聰等督工即於所謂土橋者建石為新牐凡其規制之廣狹長短與夫疏水之渠祠神之宇涖事之署一如常度經始於成化癸巳冬十

有一月之朔至明年甲午春三月告成於是水之渙散者有所東而舟之往來者無所阻省常歲挑浚之役薪藁之費奚翅千百未幾公入朝為地官少司徒而陳君亦陞本司副使人之嘉其績而蒙其利者恒如一日歲丁酉陳君乃以書來俾予記之竊惟水生於天一而成於地六其大用在滋稼穡以養人生其生于天者既潤其載賴之畝俾生生以為民天其成於地者復浮其既粒之實俾陳陳以為國計順天地自然之理乎其勢以

通其利非大君孰主張是哉君主張於上臣輔成於下此古者剞剟疏鑿之功所由興而後世河渠堰埭之利所由設也漕運之制雖比於禹貢而特盛於漢唐宋之中葉然所漕者江也淮也河與渭也彼皆因天地自有之勢惟汴出於人為而其初意在於般游後世特假之以漕焉耳惟我國家並建兩京據西北之形勢而用東南之財賦中間齊南魯北之境氣勢衡絕脈絡中閡爰尋故道引汶泗循淮濟會通漳御以達于燕於是財用豐

而形勝益壯矣是則會通一河雖若有所因然昔人啟其端未大著其效若夫弘深廣運之功則有在乎今日也其大規畫大體勢固本乎朝廷若夫因時隨勢節備而曲通之者其任事之臣不為無助焉予謹因一牐之役而推原其本如此以為記庸以示夫後之人

紹興府新修水利記

紹興居浙東下流凡隣郡及屬邑之水多會于斯以入於海有東西二江焉東江於民無甚利害惟西江之水

則會稽山陰諸暨蕭山四邑之民實資以為利而亦往往有害於其間故昔官于茲有志利民者若馬氏之築鑑湖龜山之築湘湖趙彥倓之築海塘皆於是江焉以致其力其遺迹可考也雖然土地變遷古今異宜固有昔然而今不然者君子舉事視夫利之所在者何如爾又何陳迹之泥哉當是之時水散流而入於海利在于蓄水是宜昔人築塘積堰而禁民廢湖以為田今則塘堰久廢之餘凡昔日汪泓沮洳之區莫不畇畇而芃芃

悉成膏腴之壤四邑之民仰給以生生者非一日矣尚欲泥其迹而不知變更可不可哉此紹興知府戴侯琥水利之興所以異於前也歟侯以名御史來知郡事下車之初問民疾苦知其所患莫急於水利之修乃躬臨其地而徧閱之以求其利之所在與害之所必至備得其實乃擇日庀徒於其要害處建石為牐凡六在山陰之境者五曰新竈曰柘林為洞者四以泄江南之水曰夾蓬曰匾陀為洞者三以泄江北之水曰新河為洞者

二以泄麻溪五湖之水在蕭山之境者一曰龕山為洞者二以泄湘湖之水蓋旁近谿澗之水下流皆胥會于小江龕山有牐以分小江之勢而新河之牐又併小江諸水悉引而西焉其所建置疏塞啟閉咸有法則斷斷乎必有利而無害必可經久而不壞諸費一出於官而民無與焉於乎若戴侯者所謂良二千石者非邪郡之耆舊封給事中張緼輝父為鄉人倡適節推蔣君誼以事來京師屬求予文以永侯之功於不泯竊惟五行之

用水土為大土爰稼穡而所資以生者水也水之在土也潛則泉發則源流之則為川塞之則為淵潤下之性固無往而非利也然或失所制則往往或能以為害故水必賴土以制之人因其用留其所不足而放其所有餘適夫過不及之中然後能成生物之功其大用在滋稼穡以養民生善用之則爍陽不能以亢濕陰不過於淫而草木蕃蕪百穀用成矣此古之明王所以必謹於溝洫坊庸之制而世之良吏亦必舉夫疏通瀦畜之政

有以也夫紹興古名郡吏治之載於史冊者代有其人而尤以興水利為良今其遺蹟或存或湮而百世之下蒙其利而仰其德者恒如一日戴侯繼前人後而興此役雖不拘拘其已往之陳跡而其利民之心則固昔人之心也後之繼侯者人人存侯之心行侯之政次第而推廣之則其利之在民者庸有既邪於是乎書以為記蓋美前政之良以啟後之繼者於無窮焉

瀛洲橋記

水在天地間為利最大為性至險可用也而不可蹈可涉也而不可越聖人者任裁成輔相之道設卦以占其利涉與否而又制器以為利涉之具順而行之為舟為筏逆而度之為橋為梁既有其具則地之勢盡矣而人之行也不止地之形斷矣而人之行也不絶由是而極天所覆地所載之處無不可至焉閩為東南輿壤川流不出其境舟固隨流沿遡上下于其境中若原陸衢途行所必由水中斷而地横絶所以截流而渡者又必有

橋梁之設焉建郡居閩之上游而建陽又居郡之上游是爲徽國文公講道之所其地視魯闕里萬世道統闡於此四方書籍聚於此其邑雖小而其所關係甚大矧爲江浙入閩之咽喉八閩人北出而朝于京闕未有不由此者去縣治十里許舊有橋曰瀛洲在考亭書院之右昔元定先生謫道州文公先生嘗率諸生餞之於此蓋邑之最勝處也人士過此者想二先生之高風大節必徘徊嘆咏而不忍去庶幾有感發興起之助非但以

利濟往來之人俾其不病涉而已也永樂丙申洪水泛漲橋圮者六十有二年矣成化丁酉𤨏臺海澄静之以乙未進士來知建陽縣事慨然以興復為已任始與寮案熊僳輩捐俸以為民倡適貳守古曹李君明以事行邑專委典史趙銘以經理之而董其役者耆民陳嬰丘童陳志翁泗僧鷲峰也經始于歲丁酉春三月告成則庚子歲秋八月也橋之下有石墩七工為屋四十有一嗚呼物之成敗雖有定數而其所以成之者未必不

由人之智識才力也方是橋圯時天之十干十二支相配至是一周而又過之中間涖是邑者豈無賢令佐按是邑者豈無良守貳暨明部使者及是邦之人亦豈無市里中義俠者邪然而卒有待於今日者有由然也昔孟子譏子產惠而不知為政文公先生亦舉蘇長公言謂狃目前之小利者無經世之遠圖嗟乎一橋梁之廢興固若無甚大關涉者而大賢君子往往以是而察其人之所為所圖夫豈無徵之空言哉静之初舍鉛槧之

習以臨吏民即能有餘力以及夫徒杠輿梁之事亦可謂識治體者矣雖然古者徒杠輿梁之成一歲事也若夫後世石梁之建則又以世計焉事尤難於古矣夫成之固不易而敗之亦不難文公先生記上清橋欲後之君子知其成之不易相與謹視而時修之今兹橋在文公之鄉而予爲之記請即文公斯言以復爲後之君子告焉

唐丞相張文獻公開鑿大庾嶺碑陰記

嶺南自秦時入中國歷兩漢三國南北朝至于唐八百八十有八年丞相張文獻公始鍾光岳全氣而生于曲江之湄時闕　也公生七歲即知屬文十三以書干廣州刺史王方慶是時已為張燕公所知闕　進士第授校書郎蓋公長于武后時不欲仕闕　後辟之三年始出也玄宗即位之初又策道侔伊呂科為左拾遺內供奉開元四年承詔開大庾嶺路唐書地理志謂開路在十七年非也當以

公序文是年為是燕公於開元十三年薦公可備顧問明年燕公卒𤣥宗思其言召公為秘書少監集賢院學士知院事會賜渤海詔書命無足為者召公為之被詔輙成遷工部侍郎知制誥尋遷中書侍郎是歲又拜同中書門下平章政事又進中書令與李林甫裴耀卿並相林甫無學術見公文雅為𤣥宗所知内忌之竟為所傾而罷公在相位甫三年耳俄以周子諒事出為荆州長史卒年六十有八公之氣節文章治功相業著在信

史百世共知自公生後大嶺以南山川熾熾有光氣士生是邦北仕於中州不為海内士大夫所鄙夷者以有公也凡生嶺海之間與夫宦游于斯土者經公所生之鄉行公所闢之路而不知所以起敬起慕其非夫哉予生嶺海極南之徼在公既薨之後六百又八十年甫知讀書即得韶郡所刻千秋金鑑録讀之已灼知其為偽既而即史攷之史臣僅著其名而不載其言意其遺文必具也求之偏方下邑無所謂曲江集者年二十七始

道此上京師遊太學徧求之兩京藏書家亦無有也三十四登進士第選讀書中秘見曲江集列名館閣羣書目中然木天之中卷帙充棟檢尋良艱計求諸掌故凡積十有六寒暑至成化己丑始得之乃併與余襄公武溪集手自録出是歲丁內艱南還道韶適鄉友涂暐景昜倅是郡因話及之留刻于郡齋公之遺文至是始傳于人間竊覩集中有公所作開大庾路序而蘇詵為之銘意公此文當時必有碑刻歲久傾圮磨滅今陳迹如

故而遺刻不存豈非大缺典歟每遇士夫之官廣南勢力可為者輒為浼其伐石鐫文以復當時之舊諾之而食言者多矣今上即位之三年嶺北袁君慶祥由秋官屬擢廣東按察司僉事奉勅提督雄韶等府兵備臨行别予予復申前語君曰諾哉又明年以書抵予謂近得碑石於英山磨礱已就將求善書者録公序文及蘇氏之銘刻諸其陽屬予一言識其陰於乎天地大勢起自西北而趨於東南大庾嶺分衡岳之一支東出横亘江

廣之間自此之南以極于海島竒材珍貨出焉戰國以前未始通中國也秦時始謫徙中原民戍五嶺漢武帝始遣將分路下南粤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下湞水疑即此途也然序文謂嶺東路廢人苦峻極行徑夤緣數里重林之表千丈層崖之下意者大嶺迤東舊别有一途公既登朝始建議相山谷之宜革坂險之故以開茲路也繇茲路既開然後五嶺以南之人才出矣財貨通矣中朝之聲教日逺矣遐陬之風俗日變矣公之功於

是為大後之人循其途而履其迹息肩于古松之陰寓目於新亭之下讀公之遺文想公之風度豈徒若晉人望峴山而思羊叔子哉萬世之後亦有過洛水而歌大禹如昔人者已雖然公之功固大而著矣然使千載之下往來之人臨公遺跡而知開鑿之功真出於公無疑傳誦感戴於無窮蓋亦有賴於斯碑之重建焉僉事君之功亦不可以不紀也君字德徵贛之雩都人其家去此百里而遠蓋在嶺之北也君在太學時常建言國計

大有補於時用是名聞遠近今持憲節於嶺南聲譽藉藉以起其進蓋未可量也予雖家嶺之南然去此幾二千里年踰公蒐之歲始見知於當宁而日薄西山無能為矣所以追前人之芳躅而振發其聲華者不無望於嶺南北後來之俊彦而於僉憲君蓋惓惓焉予也幼有志尚友古人而於鄉哀尤所注意今年七十有二矣將歸首丘素願乃酬豈非平生一快事哉不勝欣幸勉為書之畀以刻焉

延祥寺浮圖記

延祥寺在南雄府治東二里宋太中祥符間僧祖善始建也寺有浮圖在佛殿之右以級計之凡九以尺計之凡若干世傳為異人所剏葢以其陰晴有影者三故也佛之教行乎中國中國之人所以崇奉之者無所不至廣其寺宇嚴其像設而又累木石以為浮圖中國之有浮圖葢自孫吳時僧康會剏於金陵始及晉南遷重加修飾天下倣而為之於是下至偏州小邑無不建之以

為標表焉嗚呼其來也遠矣夫佛之教以寂滅為宗固無有所謂身烏有所謂寺宇像設固無有所謂寺宇像設烏有所謂浮圖固無有所謂浮圖又何影之有是皆知奉其教之外而不知其內者也若是者非直吾儒所不道而深於其教者亦所不取焉抑予聞西竺氏之教法派相傳凡二十八代至達麼始至中國又五傳至盧能而止焉其始也達麼自南天竺浮海至廣州而北往中國其終也盧能自黄梅得道歸南至廣州祝髮終于

曹溪居焉遂不復傳是則禪教之興始終皆在於嶺南而雄都乃嶺南往來必由之道而寺適當其衝而浮圖在於是焉謂之興人之建雖不可必要之不能無意也意方抱之士必有深於達磨之道知本乎内者寓於斯有與無必能辨之募緣重修者寺僧智廣主盟者千户譚某興工始景泰乙亥八月畢工則明年某月也寺之先後修建不興浮圖者兹不載

重修杭州石屋寺記

錢塘南髙峰之麓有寺名石屋即吳越王所建大仁院也寺距西湖三里許中有巖石其下穹然空窈然深若屋然後人因以名寺鐫石為阿羅漢像者五百餘其間泉石之勝竒詭萬狀遊西湖者必盤旋焉蓋杭之山南勝境也歲久而圮鞠為草莽之區者不知凡幾年矣成化改元有比丘恵馨者自京兆來遊于杭歷覲陳迹慨然以起廢為心結茅其間久之游人至此者咸興慨念相率助以貲財鳩工聚材期復其舊若殿若閣若堂若

廊廡丈室與夫山門橋塔之類咸以次就緒煥然一新雖未盡如往昔之壯麗然以一遠方之僧無所因起不假勢力一旦倏然成久廢之功蓋亦難矣歲丙申馨來京師介通政何公文璧求予文記其成惟道不同則不相為謀馨佛者也有所述作顧不於其同道而以屬之吾徒此亦可見天理之在人心有不容泯然者烏可靳一操筆之勞哉嗚呼佛之道吾不得而知之也所謂因果所謂緣業彼之深於其道者亦在所不取况吾儒哉

然以予觀之其後之所不取者顧猶有可取者焉彼其衣敗色之衣食棄餘之食上於諸佛乞法下於檀那乞食其教之所謂比丘者蓋如是彼佛立教而以是名其徒蓋欲堅忍其心使之不外慕而專一於内以求其所謂最上乘者其於世間一切紛華聲利美好端麗之物視如土苴雖其君親眷屬有所不顧頭目手足有所不惜況外物乎夫如是然後謂之得道道必得然後謂之高僧今世所謂高者往往華服用精飲饌居則侈屋宇

出則盛騎從甚至爭總攝之位購住持之檄終訟以告許持挺以相向至於犯戒律違規約則又其日用常行事耳若是者豈佛教使然哉雖然彼為此者其心蓋亦了然知其不足以得道成佛也顧業已為之舉世皆然吾亦姑為是以衒俗耳於是大言以自蓋虛唱以相脇適辭以遷就謂夫一坊有為之法皆小善有漏之因付佛祖於一棒視道法以矢橛嗚呼佛之道果如是否乎吾不得而知之也比丘惠馨弊衣糲食苦心極力銖積

寸累以興起此寺於百年廢墜之餘所謂堅忍而專一其心於内者葢或有之矣其於比丘之名庶幾矣乎是則可取也何公非佞佛者為之請記予故不辭而為之書如此西湖之上佛刹之盛甲於四方遊僧之所必至刻石于此以示之必有是予言而知所擇者於其教未必無所補也豈但紀其成造歲月而已哉

天妃宫碑

天所覆者地也地之盡處海也海之所際則天也葢氣

之積為天而凝結以成地所以浮乎地者水也水源地中而流乎地之外其所委之極是則為海海之大際天其為體也甚鉅而其用則甚險而莫測焉冥冥之中必有神以司之然後人賴之以利濟中國地盡四海自三代聖王莫不有祀事在宋以前四海之神各封以王爵然所祀者海也而未有專神宋宣和中朝遣使航海於高句驪挾閩商以往中流適有風濤之變因商之言賴神以免難使者路允迪以聞於是中朝始知莆之湄洲

嶼之神之著靈驗於海也高宗南渡紹興丙子始有靈
惠夫人之封紹熙壬子加以妃號元人海運以足國於
是配妃以天我太祖高皇帝革去百神之號惟存其初
封迨我太宗文皇帝建國幽燕初資海道以饋運繼又
造巨艦遣使通西南夷乃永樂己丑之歲詔中貴鄭和
建宮祠神于南京之儀鳳門太常少卿朱焯齋祝封神
為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弘仁普濟天妃京師舊有廟在
都城之巽隅大通橋之西景泰辛未住持道士丘然源

援南京例請升為宮然規制尚存其舊弗稱宮之名也成化庚子然源乃募財鳩工拓大而一新之既成礱石為碑介天官副郎雲間張天駿徵予以記惟天為大物不足以儷之儷之者地也地之所以為地具山與川之形以成然山有限界足力可以盡之惟川之為川液融於地氣通於天形浮於地之外而委於天之際以為海源源之流積而不溢也炎炎之焰暵而不乾也汪洋浩渺之浸無所如而不相通也是則海之大與天同而司

海之神稱天以誄之而且假以伉儷之名厥亦宜哉今海濵之地神祠在在而有矧兹京師密邇天宫凡天下之人浮海以利涉欲之北東南西以盡乎輿地之所止而又外而極于車轍馬足所不至之域其啟行也咸於是乎伊始焉祠神之宫而無壯大高廣之制豈得為稱哉兹其稱矣人侈其觀則神妥其靈神妥其靈而益著其感通利濟之效俾夫怪風駭濤之險等于平夷足國之用於無窮廣帝之化於無外凡天所覆之地神之靈

無不在焉國家祝號祭秩之典其與之永永無極也予生海之南備知海之大而險神之功之駿而捷也既為文畀張君書以刻石而系之以詩曰

皇明聲教兼華戎車馬絕跡舟以通飄飄一葦萬仞中崩雲屑雨掀巨風死生瞬息歸溟濛誰能拯濟神之功一念所至靈斯從收風平濤攝蛟龍神光閃爍來半空驚波駭浪平地同㳂章懿號昭皇封巍巍廟宇都城東天下祀典始此宮千禩作配齊穹窿國祚

與之無終窮

茅山復古堂記

茅山崇禧萬壽宮古有别院曰威儀唐道門威儀鄧鍊師所剏也宋秦丞相檜之家隣於兹重為修建其夫人曁子熺所施繡像至今猶存後人因號為檜堂云歲久而圮國朝永樂初正一湯公希文承其師王懶雲命大加修葺適中書舍人臨川吳均過焉謂曰此堂建於唐至今奚翅七八百年可謂古矣久廢而興豈非復古乎

宜名之曰復古為更書其扁焉天順丁丑希文既退居嗣其教者華陽洞靈官湯與慶也湯臨終惓惓以護持斯堂為囑成化丙戌不戒于火遂成灰燼與慶深以負師遺言是惕是懼罄資節費鳩工聚財即于明年春三月按其舊址而重搆之啟土之初于地中得錢一上有文曰萬壽復古衆傳觀之咨嗟讚歎以為堂搆之所以復古扁之所以更易信皆出於前定有非偶然者矣是冬十有二月既已告成矣又歷九年是為成化丙申與

慶慮其久而後之繼承者莫克知所自也爰來京師介其鄉進士凌君傳求予文記其歲月予語之曰堂以復古名所謂古者復其規制而已哉無乃亦欲復其道乎哉若止於復其規制夫人能言之徵於其徒可也何用徵諸吾儒乎哉自斯堂言之由今而視唐謂堂為古可也若以華陽言之由咸儀師而視三茅君則唐非古矣雖然三茅君所以成其道闡其教又必有所自始所自始者豈非尤古者哉予請推道家之所自始以示夫居

山學道之士俾其知古之所在由是而之焉以復之何如與慶曰然夫道家之說始於老𥁕氏老𥁕氏之言備於所謂道德經者道家之有道德經猶儒之有魯論也學道之流顧乃專力乎行禱祈之事而孜孜焉於其所謂度人延生之說而於五千言道德之宗一切置而不問是猶入海者不涉江河而游泳於溝洫之間而能有所至者未也何者道原於天具於陰陽凡有形有氣者莫不有此道也老𥁕氏出乃即所見而明之以為一家

之言宗其教者乃私以為已有曰此道之教也夫道之為教雖宗於老氏而道之所以為道者固不專在是亦不止於是等而上之拓而大之則固有在矣雖然道固無所不在而人所從以入則必有其徑焉彼所謂徑者五千言是也學者必由是而之然後可以入道後之居茲堂者其尚咸儀師三茅君由三茅君而老聃氏而達乎黃帝氏以極于洪荒開刼之初太一函三之始必如是而後可謂之復古

莆田柯氏重修祠堂記

莆田柯氏世居其邑東南之安樂里柯山下村居皆柯姓也柯之先當有宋盛時搆屋數楹以為族人總會之所名以都廳又於廳之東建祠堂祀其始遷祖贈承事郎昱及其子闕豐令新之處士輝之葢數百年于茲矣子姓環近而居者毋慮數百家世遠而派分歲時祭薦雖各於其寢室至於報本反始之祭咸必會於斯焉歷宋元迄于國初屢修屢壞至承事公十一世孫德平乃

慨然撤其舊而新之木石工作之費一出諸已而族人弗與焉時正統已巳歲冬十月畢工則明年夏五月也規制位設一如其舊旣成釁而祀焉自是歲事有常族人畢來序列以禮秩秩以恭衎衎以和僾然真若見其神之顧歆嗡然咸興其尊祖敬宗睦族之心人不以居異而疎情不以服盡而遷數千有百人皆曉然知其出於一世一人之身也嗚呼懿哉德平公旣捐館舍若干年矣未有為之記者今其孫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

學士孟時述其成之歲月俾予記之惟昔聖人作易於萃於渙皆係以假有廟之辭蓋以萃聚人心而收其渙散俾咸惟一本之歸莫有要於廟祀者故古昔盛時天子至於官師皆得立廟以祀其先天子以萃天下之人心諸侯以萃一國之人心大夫以下則萃其一家一族之人心也自封建廢而世禄族居無常制私家之廟議卒莫定宋儒始殺廟制以為影堂既而又以祀影非禮而更為祠堂然其祀止於四代世固已罕行之又况能

推原所自來以及其始遷之祖如柯氏斯祠也哉夫當世數久遠之後族屬分散之多情與服而俱盡泛然相過而適然相值蕩然如途路之人渙散而不可約束一旦凝心固志聯絡親比尊卑以世長幼以齒咸遡流以祖源循枝以返根是孰使之然哉兹蓋有功於世教甚大非但一家一族之事而已也或曰古者廟數官師一士二大夫三宋人始有四代之祭泥古者猶謂其踰禮況又推而上之也哉嗚呼古者一家受田百畝今世營

利殖産者乃至十百倍於古舉世安之顧於反本始序昭穆之舉而獨以為非古政昔人所謂寧去小違古而就大違古者也豈非惑與予因學士君之請勉為書此以示其後人且以解或人之疑

南海亭崗黄氏祠堂記

古人廟以祀其先因爵以定數上下咸有定制粤自封建之典不行用人以能不以世公卿以下有爵而無土是故父為士而子或為大夫父為大夫而子或為士廟

數不可為定制且又仕止不常遷徙無定而廟祀不能有常所漢魏以來知經好禮之士如晉荀氏賀氏唐杜氏孟氏宋韓氏宋氏或言於公朝或創於私家然議之而不果行行之未久而遽變或為之於獨而不能同之於衆或僅卒其身而不能貽於後此無他泥于古便於私而不可通行故也至宋司馬氏始以意創為影堂文公先生易影以祠以伊川程氏所創之主定為祠堂之制著於家禮通禮之首蓋通上下以為制也自時厥後

士大夫家往往倣其制而行之者率閩浙江廣之人所謂中州人士蓋鮮也嶺南僻在一隅而尚禮之家不下於他方南海亭崗黄氏世有顯宦其先世在宋為奉朝大夫者自淩江南徙以來今若干世矣其六世以前惟單傳六世以後支庶始繁衍自是又若干世至處士洪僧者為黄氏世嫡乃謀于衆曰吾儕承先世貽謀以有今日為子孫者人競殖産以自私顧使祖宗無棲神之所於心安乎盍相與建祠堂衆曰然於是擇地於所居

之東如家禮制建屋一堂三室以為祠堂堂之前有亭
翼以庖厨齋沐之所外為三門繚以周垣樹以松柏專
俾僮僕一人司啓閉焉規制如家禮而少異也置祭田
具祭器晨必謁出入必告面正至朔望必參歲時伏臘
及有新物必薦有事必以告四仲之日及忌辰必有事
於正寢一一按家禮以行蓋自天順已卯經始明年庚
辰成而釁祀之至是歲已丑天運一周矣處士子玶暨
其從子瓘以鄉貢進士辭校官卒業太學援例寧覲將

南還介友人封部大夫馮君宗轍來徵予記按禮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是有土者乃得廟祀也古者有田則有爵今有爵者未必有田而有田者往往多在於編民今世拔士於民茍服章縫習詩禮是亦古之士也矧又時有掇科躋仕雖比古之大夫亦未為過既名為士大夫而又有世業之田則立祠以妥先靈置田以給祭需私家之事孰有先於此者然世人果於殖產而不果於行禮急於貽謀而緩於報本有能特然興舉古禮

以報先德以訓後昆若黃處士者豈非家之孝子族之宗英者乎是宜書之俾砰持歸鑱於石以示其後人使知其所自其尚繼繼繩繩守而有之以弗廢墜哉

闕下林氏孝友祠堂記

八閩著姓以林氏為第一林氏尤著於莆中莆中之林首稱闕下蓋自晉永嘉之亂八姓入閩林居其首在唐九刺史並仕著名當代然列名史傳以大有聞於世者則自福唐尉攢始焉載在唐書孝友傳者可徵也攢以

孝聞於朝有司於其門立雙闕以旌之世因號曰闕下林家始立於唐貞元丁丑其後歷宋嘉祐庚午大觀戊子紹興丙寅乾道己丑紹熙辛亥凡五加修葺舊有祠在闕之左歲久祠廢雙闕故址溥於社且在城外今成化乙酉翰林修撰燕山岳侯正來知興化府事從其遠孫孟和請出白金為倡俾孟和率其族屬理宗懋等協力鳩工遷祠堂於郡城中烏山之陽築土為雙闕如其舊制仍其舊扁曰孝友用唐書名傳意也祠祀始來莆

之祖饒郡太守萬寵公而以福唐公配焉自是而下世昭世穆列祀於左右歲時族之長者率其族人祭告如禮祠成其宗袞翰林學士恒簡先生既為紀其本末今國子監丞大猷復以記見屬夫自唐人修隋書列孝義於傳宋編唐書因之以傳孝友所謂孝友之士著名一代者凡二十有五人如李知本張孝寛之傳今世之望清河系隴西者果孰為其後哉二十五人之中惟闞下一林獨著于閩中數百年如一日焉此無他文獻足徵

故也在當時有歐陽詹為之甘露述其後呂夏卿預修唐書著其名孝友傳中而又為之表其門閭與夫黄璞陳俊卿真德秀皆有所著述五人者皆閩産也而王十朋又以閩中良二千石為歌詩以讃揚之我文廟御纂古今孝順事實以為書亦具載焉此其所以愈遠而愈彰者有由然哉噫文章之傳既足以示遠雲礽之賢又能以紹美孝友之祠既廢而復興夫豈偶然之故哉謹按周禮春官家宗人之官掌家祭祀之禮則家有祭

祀尚矣蓋古之典祀者以宗名在國為宗伯在家謂之宗人宗以廟言禮始於親親親親非廟不統有田有禄之家所以别姓收族以尊祖敬宗必在於宗廟焉故也今世士無世禄大夫無采邑然而業為士者或仕而為大夫其子孫或受禄或宜稼皆得以追養繼孝故時制雖不立宗人之官而人家則不可無宗廟之祀然而説者卒謂祀嘗止於四代過則為僭盍觀曾子之言乎慎終追遠民德歸厚若祀惟四代而止則世之玄孫往往

有逮事高祖者豈得為遠哉又何用追為子程子謂冬
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文公載之小學書中以為範茲
蓋百世人家通行之常禮也况有孝德如林氏者哉古
稱盛德必百世祀孝為百世之本德莫盛焉闕下之林
獨望于莆閱六百年其後裔猶合族以祀其十六世之
祖盛德之後何其遠哉為其後者其尚是繼是承以勿
替引之拜祠宇者萃渙散之心望闕門者起繼述之念
以孝友傳家而移以為忠施之有政則莆中之林歷千

百年恒爲八閩之望雙闕峩峩世家封植與史册所著孝友之名長燈熤霄壤間而永存矣大猷守子道謹敏誠恪崇尚古禮克紹其世業云

忠愛堂記

皇朝開國元勲義兼親賢德業並隆者首稱黔寧王家昭靖王生際大明啓運之初輔我太祖高皇帝光復中國帝王之統建萬世大功爲一代全臣子孫嗣守西南陲世以忠愛傳家上報國恩下安民夷閲七朝餘百年

于茲矣世及承延昭穆繼述人人同此一心有如一日
然者凡其所存所行何者而非本祖訓以衍家傳者哉
然而循循然終身為之而匪懈渾渾然日用由之而不
知行乎已者習以為常施諸人者忘其為惠蓋已非一
人一世矣今太子太傅沐公琮始揭忠愛二大字顏于
高堂之楣蓋摘太宗文皇帝御製書中語也用以示其
後人俾其知先世所以積累者厥有本原而有所效法
綿世賞於無窮引廟享於不替蓋據事理之要會以示

標準者焉閒介侍御張泰以書來京師徵濬言以為堂記夫自古創業垂統之君必兼親賢而並用武王創周分宗支為五十三國崇親也高祖興漢封功臣為一十八侯尚賢也我聖祖膺天命肇基大業法古昔帝王並用親賢之制列爵分土崇德報功衆建親王以為藩屏大封功臣以為楨榦非宗姓後不得專土生爵公者卒乃追王昭靖王於二十有二親藩之封九公十八侯之列雖若不預然於玉版屬籍有剩接花木之契盟府丹

書有開拓疆宇之功其於親賢之義蓋兼之也故卒受
王封配享合宮俎豆於六王之間子孫世守西南一方
民夷錯雜延袤數千里視古諸侯胙土之封連帥分閫
之任一時勲戚家無有也於乎盛哉濬待罪太史於祖
宗典故竊與有聞伏讀太祖御製文集其貴王為西平
侯也錫以誥文有曰當幸逢之初釋難之恩夢寐神交
之報不忘而結之以究心利濟永為多福之語及讀太
宗為善陰騭書敘王善行之實有曰處心仁厚樂善好

賢小心慎密恩信遠孚夷獠畏愛非忠君愛民之至何以得此而以嗣續昌盛與國咸休德厚流光之語終焉嗚呼聖言萬世如見天下家傳而人誦之荒陬異域庸人孺子孰不知沐王忠愛之名殆將凡與天壤同休也功庸既已著效於當時而又以遺留於後裔子孫相繼以為傳家之學忠國之本治民之譜人人持循而不悖世世遵奉而不疑惠襄侯以是而克負荷忠敬王以是而啟國封武襄伯以是而固封守榮康公以是而靖叛

亂令宮傳公主宗盟膺朝廷重寄位上公總重兵鎮邊
方於凡家世所傳懿德茂實既以身體而力行之矣兹
又申明前人之心事昭示後人之軌範非徒空言而已
也二聖所以期望之者於是乎信而有徵矣為沐氏子
若孫若曾玄若來以鼻若礽以雲仍授而祿食耕采而
復家者登斯堂也覩斯扁也目擊而心維原祖宗之心
報國家之恩一夫不獲時予之辜非但居大業秉重權
者然也茍有一命之秩一廛之受一力之隨咸舉諸心

而加諸彼雖兵農臧獲之賤驟虁犵獠之蠢昆蟲草木之微必使之皆得其所而盡其天年愛施乎下即所以忠報於上也互相講究交相勸戒推演昭靖王之初心體悉宫傳公之至意則夫天語所謂多福所謂流光所謂與國咸休於爾沐宗永永無極矣其念之勉之毋怠毋忽

永思堂記

八桂李君純名其所居之堂曰永思著不忘也玆以安

順知州秩滿考稱陞江右之袁州府同知過予屬以堂記泣而言曰棊以承義方之訓出就外傳叨以經學發身賢科以有今日皆吾先考妣積德教訓之所致也享有祿位積以年所身晉榮而家稍裕而吾親不待矣嗚呼痛哉譬則種樹焉木既榮而就實矣憩其陰而食其實者非前日栽培灌溉之人也興言及此有人心者寧不戚戚然於中邪此吾堂所以名也予聞君言而悲之君之思亦吾之思也即吾之所以思者以記君之堂其

殆有合哉夫人子有此身也合父之氣母之血以成形形具而理寓乎其中其主宰者謂之心心之官則思也父母之於子其初本一人之身既而分焉分則離離則漸以遠於是乎有思思而不可復見於是乎永思永思云者終其身之謂也吾有一日之身則有一日之思吾無此身則無此心無此心則吾一念思親之心方從而息耳終天之痛庸有極乎是故禮之所謂發於容體言語飲食居處衣服思之寓於哀也致於居處笑語志意

所嗜所樂思之寓於齊也或見乎其位或聞乎其容聲或聞乎其歎息之聲思之寓於祭也然此皆因事而思事過則已猶之二也盡思乎吾之身果從何而有哉吾之身親之遺也凡吾之身形自一孔以上氣自一息以上理自一念以上皆親之餘也親亡而吾存所以氣聚血凝而為此身者固無恙也親何嘗亡吾何嘗存是故無一體而非親無一事而非親無一物而非親心心念念恒在乎親身之所在親之所存一息之存一息之思

其斯之謂永思乎吾之所思若是君以為何如君起再拜曰予之思亦某之思也請書以為永思堂記

重思堂記

重思堂者右軍都督李公顔其所居之廳事以侈上恩也公拓跋魏後裔唐賜氏李為河湟鉅族公之大考諱南哥率部落歸皇朝以武功起同知西寧衛指揮事世其官公之考諱英建功邊圉受制諭專節鉞錫誥券封會寧伯既而中微英廟復辟詔天下復功臣失爵者子

孫錄公世襲都指揮使今制都指揮無世襲此蓋時恩云公感上異恩盡心竭力以圖報稱遇有所任使晝夜兢惕以圖謀之罔或少怠用是名稱籍甚會朝旨命文武大臣舉將材於是太傅會昌侯孫公吏部尚書姚公合辭舉公堪大任遂有都督之命俾佐右軍公雖生武冑而雅尚文儒一時所交游者皆朝野知名之士恒以先會寧公生平好易學屢延經師以易授諸子冢子玑果用是經領京闈薦明年試中禮部恩賜進士第選

授中書舍人縉紳大夫榮之立表以旌其門過者竦然歆羡咸曰入國朝來武冑固有登名儒科者然而侯伯子孫未始有之有之始自會寧伯之孫於戲事以希有為榮矧策武功而受誥券登文科而掌絲綸其為榮也尤偉然其所以為榮者非由上之人振作而錫予之曷克以臻茲哉是則一門之中三世之間冠蟬珥貂曳組鳴玉佗佗武弁烜赫於前雝雝儒紳委蛇於後何者而非上之恩哉夫恩出於一固以為幸矧至於再至於三

又將由是而底於百千萬而無已也哉公也繼會寧之後開中書之先厥考勤功鐵劵為國之勛臣厥嗣登名金榜掌帝之外制往者受恩於前久而彌光來者承恩於後引而弗替名堂以重恩豈不名稱其實哉雖然莫大之恩雖出於上而其所以致其來錫而致于屢施而疊被者則又在乎人臣盡心竭力於下世世相承而不已也夫然非但以盡人臣匪躬之忠亦以衍人子不匱之孝焉公之子若孫若曾玄若昜來仍雲登公之堂瞻

公之扁尚體公之心思有以濟其世美延其世賞以永荷聖恩於無終窮哉予甞主公家有契誼之素故為公記其堂俾書於壁以示其後人

存耕堂記

祁門汪君字存耕即其字扁其所居蓋摘唐賀知章詩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之語也其子鄉貢進士恕隨計來京師介其友康永韶謁予記夫有有形之地有無形之地有形之地阡陌連接原隰界畫畛畡有廣狹生

息有厚薄苟取之不以道得之不以義留之家家不能
受留之子孫子孫不能守甚至豪奪強取刑禍戮辱不
一再傳而失之者多矣惟無形之地基址本固町畦不
立不假鋤治而生意常存不待灌漑而靈源自滋水旱
不能災豪右不能奪大僅方寸而所收之利倍於膏腴
之壤千萬焉比二者而觀之其為子孫計慮孰遠哉此
古之君子所以寧舍彼而取此也汪故新安故家世以
積善相承以春秋為學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行事其

世業之菑畬也積善以為基存心以為地治經以為菑畬先世所以植生産以遺子孫者愽且遠矣而君又克承先世標表以示後人其知本哉子恕果能招善基廣心地收經畬之獲以春秋登乙科進士掌百里之教謂非君存之之效可乎雖然存者君也存之又存又不能無望於君之後人

經訓堂記

堂以經訓名有取於韓子之語也噫世之人知菑畬其

經訓者誰歟竇安陳君志道蓋有見於此矣君邑大家世業以農家學以儒宋元以來代有名德顯宦至於今不衰夫家道所以久昌者以世守之有田也家聲所以益振者以家傳之有經也世世莫不然而未嘗明言其所以然至君乃標出韓子此語以名其堂蓋以示其子若孫若曾玄以至於雲仍之遠俾其咸知所守而服習之以無廢其先業真誠知所本哉有唐之世制民之產有世業有口分予乃君家亦云所謂世有之田者其君

家世業歟所謂家有之經者其君家之口分歟使凡為
君之子若孫人分一經而治之易三百八十四爻則所
得者三百八十四畝也書五十八篇則所得者三百五
畝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行事則所得者二百四十二
畝也於禮之三百三千所得亦如之居則資之以養身
出則挾之以濟世以此為口分之業疏理之灌漑之殳
夷蘊崇之以封殖夫世有之恒產豈不愈久而愈遠愈
大而愈光也乎志道名用原捐館舍餘十年矣而堂歸

然不廢如昔時堂不廢則名不廢名不廢則凡所以登其堂而覩其名者可不體其心服其訓而思所以究其心於聖賢之經傳以不廢其業也哉君之弟用貞以吳江司訓秩滿來京師需予文以為堂記予重用貞不死其兄而又能充大其兄之志也於是乎書以歸之俾其持歸寘諸其堂之壁以示夫其後之人

甘節堂記

無非無儀婦人之常不幸遭人倫之變而得專節之之

名豈甘為是歟不得已也然其始終一節忘其苦而以為甘至於死而不悔蓋必有以見夫天理民彝之所當然而不容已則又非不得已也予於三山李母甘節堂深有感焉母年十九歸邑人李宗衡十年宗衡卒時母年二十有八止生子陞甫六歲家徒四壁室如懸罄内外期功之親無一足恃者旦暮紡織以自給百凡大小之事無一不身任其勞内而祀事外而公家之賦教子之需鄉隣往來之禮節咸取給於已艱難阨塞備嘗之

矣人視之以為不勝其苦矣而毋則未嘗告勞焉非不知勞忘其為勞也非獨忘於口而且忘於身非獨忘於身而併與心忘之矣嗚呼芻豢之甘而荼堇之嗜非不知荼堇之苦也蓋必有以甘之者矣甘之故忘之忘之故安之安之故能始終一節至死不悔焉彼嗜甘而苦之者抑又何人與李毋於此蓋必真有以見天理民彛之所當然者有不容已非不得已而然者也用能持守門户教育子孫至於今日蓋始終五十餘年矣今以希

有之年康健之體得見二孫同領鄉薦而次孫廷美又登甲第蒙恩歸榮李氏之門自此駸駸光大謂非毋守節之效可乎廷美介其師林用清求予文以記其所謂甘節堂者予以蚤孤親見吾母太孺人之所以甘其苦者無異於李母焉故為之記如此俾廷美持歸書堂之壁若其守節之始末則有以俟乎當代立言之君子為之傳

春和堂記

錫山周君濟廣世業軒岐之術而以瘍醫名于遠近既而有以其名聞於朝者選入上方嘗扁其居藥之室曰春和隨所至而揭焉適予冢子得疾或以君薦予延而診視之接見之頃言溫而氣和薰然陽春之可掬也及其觀色察氣問証用藥七劑之加則又有如春風扇和凍者以鮮槁者以甦勃然生氣漸回而暢達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曾未幾時吾子之氣復和適沈疴去其體如一陽來復於隆冬沍寒之後日復一日今則馴至

於三陽開泰之時矣所以然者蓋由其推腔中生意之春以和煦之也予生平止一子宗祊所繫感君之恵莫大焉方圖所以報之者知君者咸曰君於世利無所好所尚者文爾盍為記其居藥之室嗟夫一元之氣流行天地之間一陽而復二陽而臨三陽而天地交泰則和矣和則天氣下降地氣上騰而萬物之蠢然者於是躍然以起翕然以交安然以適矣豈非天地之至和者哉君以是名堂詩所謂惟其有之者乎惟其有之故能聚

其所得於天者於一腔之内又能推其所得於己者於一世之人也何者天之德元亨利貞天之時春夏秋冬而時之用則生長收藏也在天之元時之春物之生其在人則仁乎醫也者仁之術也蒙莊氏有言醫門多疾蓋以有疾者必趨於醫之門如積陰之物競向於春陽鬱結之氣亟求其和適也當夫春之三月和氣發陳天地俱生萬物以榮凡六氣十有八候無非春陽布發生之令天氣應人養生之道逆之則有所傷而氣少不足

以奉夏長之令焉夫春陽之氣既爭則夏無以為蕃秀而奉收秋無以為容平而奉藏冬無以為閉藏而奉生是知一春之氣三陽之和流通於九月之中散見於十有八氣五十四候之內何者而非一春之和哉古之至人知乎此理故保稺陽於來復之始暢全陽於交泰之時所以培三時之本為萬物之先以固其根以滋其苗以復其命有由然也是知一春為四時之本一和為萬物之原人能斂天之春以為一心之和和其運調其化

析其鬱氣資其化原復其所主先其所因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折之不足者補之佐以所利調以所宜治寒以熱治熱以寒氣相得者逆之不相得者從之如此則不和者和矣夫春氣之和自然之和也而人使人身之和亦如春之和焉此其所以為萬物之靈而能輔相天地之所不及也歟但其職有崇卑故所及有廣狹耳推原所自雖由於神聖工巧而實本於虛靈知覺之心是故風寒暑濕燥火天之六氣也喜怒哀懼愛惡欲人

之七情也六氣不為淫所勝則天之氣和矣七情不為欲所乘則人之心和矣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繆而無適不然則雖天下之大萬物之衆亦可使之各得其所而懽忻交通矣況夫一人之身也哉予也以儒而論醫既本醫之說以為堂說及其末也請以儒之道終焉繼君之後者居斯堂誦斯記尚存孔思之心以衍軒岐之術哉